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书香洛阳”建设持续走深走实,洛阳日报社开展“书香伴花香 阅享好春光——书香致远 悦读筑梦”主题征文活动。昨日是第28个世界读书日,本版选取部分佳作,以飨读者。——编者

书中锦句

## 书香伴着梦想飞

□马立

读书增智,念书益慧,知书明礼,书香致远。有句关于读书的绕口令,读来感觉特别有趣:“读书好,读好书,书好读,读好书,好读书,好读书”,不妨仔细品味,从中不难看出读书的奥妙之处。

自上小学起,我就背会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等名句。书不释手,博览群书,自古至今读书之乐趣、之益处、之重要、之传承,无处不有、无所不在,读书重在教人、育人、做人。

上学时尤其喜欢阅读课外书。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读高中,去市图书馆特意办了借书证,每半月就去借一次书,每次可以借两本看。寒假、暑假有时一天待在图书馆里看书,乐不思蜀,乐战忘疲。

1986年8月参加公安工作后,每月有了工资收入,我常喜欢去逛新华书店,看到中意且有保存价值的书总会买回来。几十年下来,在我的书柜里摆满积攒了上百本书籍,既有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也有名人名言、社会万象、人生哲理、社会礼仪类书籍,还有字典、词典等工具书。与书结缘时悦读,汲取营养获益匪浅,着实充实了业余生活,陶冶了性情爱好。

这些年我市积极推进“书香洛阳”建设,在大街小巷建成了许多“河洛书苑”,里面环境优雅,温馨舒适,种类繁多,琳琅满目。有时工作日午休走进附近的城市书屋读上片刻,顿感心旷神怡。每逢到一些单位参观、

调研、开会等,我也喜欢走到会议室、阅览室的书柜前翻阅书籍,利用片刻时间读上几页书,偷闲享受美好的悦读时刻。

读书重在养成教育,每名中小学生在成年人一年中都要至少读上几本有兴趣的书,应自觉养成读书习惯。用心去读、用情品味、用力记忆,功到自然成,在经年累月、潜移默化中逐步提升自己、完善自我。一个人的为人处世、谈吐风格、礼仪修养、理论功底,都与平常读书的力度、广度和深度有关。大力倡导全民阅读,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知书学礼、遵纪守法、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爱岗敬业、奉献社会等,这些做人的基本美德都会在悦读书香的滋润下渐渐养成。

时光贵如油,人生务珍惜。每当出差去外地学习、考察或开会,出门时我总不忘带几本喜欢的书装在行李箱里或背包里,在火车上、候车厅里、宿舍里、会议室里,无论饭前、餐后,还是睡前时刻、晨醒时分,充分利用空闲时间,随时翻阅爱书,乐享书香之美。

尤其喜欢捧本心爱的文学书,坐在洛浦公园的草丛旁,坐在牡丹飘香的花园中,坐在细流涓涓的河岸边,坐在桃红柳绿的树荫下,坐在鸟语蝶舞的山村里,独自大声朗读书中优美的段落或语句,自娱自乐,其妙无穷。一个人独处的悦读世界,心灵得到自然放松和净化,此刻世界仿佛变得特别小,你就是最充实、最幸福、最快乐、最富足的那个人!

宁静致远,书香更致远;拼搏筑梦,悦读更筑梦!

# 悦读筑梦 书香致远

生活百味

## 有书便是春天

□张建强

我打小喜欢读书,然而贫穷的少年时代,想看到一本书,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

那天,同桌不知从哪儿得到一本《闪闪的红星》连环画,宝贝似的藏在书包里,谁也不让看。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也没看上一页。灵机一动,我在自家院子里摘了两个红彤彤的石榴,向同学提出交换条件——用两个石榴,换一天书看。在美食的诱惑下,同学一口答应下来。

一天的时间,我把这本连环画从头到尾看了七八遍,书中的文字几乎快能背下来。

尝到了拿石榴换书的甜头,再想借同学的新书,我就如法炮制,屡试不爽。那几年,我家的石榴一大部分都让我拿去换书看了。

农村的冬日尤为寒冷,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的冬夜,是最难熬的时光。有一天,父亲抱回一摞书,虽然是旧书,但在我眼里,一样都是宝贝。那时,我认识的字还不算多,只能囫圇吞枣地读。于是,只要父亲在家,我们就围在火炉旁,听父亲读这些书。《红旗谱》《青春之歌》《桐柏英雄》……父亲读了一本又一本,宁静的夜晚,我们都在父亲的读书声中愉快地度过。我在父亲声情并茂的读书声中,真如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也像干涸的土地,尽情地享受着春雨的滋润。

改革开放的春风,拂去了人们被贫穷困扰的愁容,也让人们的精神世界逐渐丰富起来。待我上中专时,想读书已经不再是一种奢望,想看什么书,书店里几乎都可以买到。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读到了《平凡的世界》,路遥用生命所建构的文学世界,以及他那“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神,从此也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

直到今天,读书仍是我最大的爱好,或倚床,或临窗,或伏案,有书在手,便会忘记所有的忧愁;有书在手,满眼便是鲜花烂漫的春天。

## 以书为友忘烦忧

□席淑贤

我爱读俄国著名作家赫尔岑的名句:“书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种族、人群、国家消失了,但书却留存下去……”爱读宋代汪洙的《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些金玉良言铭刻于心。走走健身时、睡觉前、空闲时,我就乐滋滋地默诵着、品味着,心灵像热水里的新茶一般丝丝缕缕舒展开来,抑或感到那个温暖的杯底从心房间熨过,熨开心上的每一条褶皱……

回望我的读书之路,经脉轨迹清晰可见:1951年,我一个14岁的农家姑娘从家乡伊川县大山的褶皱里走出来,入小学、进中学、念大学、步入讲堂为人师。一个农家姑娘成长为新中国的大学生、教师,无疑是读书成就了我。

每天再忙、再累,睡觉前,洗漱后,亮亮床畔台灯,取一个舒适的姿势,或躺或坐,从枕下取书捧卷细读,霎时间,一段美文便在不经意中邂逅。美文游离眼球,自觉心情愉悦、敏锐顿悟、思路畅通,满足感、幸福感油然而生。夜渐深、疲渐浓,合住书,安枕下,“三更更有梦书当枕”,枕书而眠,让墨香在鼻息间萦绕,酣然入睡。

汉代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医愚。”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有言:“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我从教三十余载,从偏僻农村到繁华城市,辗转多次,面对青灯照壁、冷雨敲窗,耐得寂寞,无怨无悔,做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事业的忠诚,对书籍的珍惜,对学生的挚

爱,个人性格的理想化、书卷气等特质都融进我的血液里。无论到天涯海角,书籍始终伴我左右,须臾不曾离开。每当忙完日常工作后,便独处静谧氛围,躲开人世喧嚣,禅定心绪,细读强记,“修篱种菊”。

爱生如子,我与学生之间有浓得化不开的情缘,与许多学生保持着密切的电话或书信联系。顾鸿雁同学帮我整理书稿;侨居加拿大的张在富同学,得知我出书的信息,越千山涉万水,寄来万元现金助我出书之用。山高水深隔不断师生情,年久路遥不忘师教恩。董文胜同学得知我准备出书,诚恳地说:“老师只需将诗文稿交给我,从组稿、排版、装帧、校对直到成书,就让学生来个大包揽吧!保证‘七一’前见书,向党的生日献礼!”结果提前一个月,“六一”就把书送来了!我感动、自豪,为有这样的好学生骄傲!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浑然不觉已走过了86个春秋。很幸运生于伟大的中国,享受着改革开放、“一带一路”、飞天潜海的卓绝成果。新生事物使我大饱眼福,虽然高龄也求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紧跟时代脚步。我清楚认识到学习新知识的重要性、必要性,所以古稀之年又进老年大学,虽年老而不处卑,虽力弱而不畏强。诗书礼义的润泽,使我多一分细心,少一分浮躁;学诗交友,开阔视野,提升自我;由当学员到任授课教师,并能写像样的诗词文章,深受学员尊重与好评。

我的学生董文胜鼓励我:老师,您不用太谦逊,在我心中,您的光辉如炬,已照得彩霞满天!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些关于“书”的至理名言,从少小时期及至年逾花甲,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激励着我,无论工作岗位如何变化,我总与书有着不解之缘。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从懂事起就特别爱书。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可供读的书很少,我就四处搜寻书来读。《红旗谱》《艳阳天》《大日记》《林海雪原》《红岩》等著名长篇小说大多是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读过的,有的书已磨得少皮没皮,但我仍然看得津津有味。有次放学后到南山山割草,我只顾看书了,到了太阳落山时,篮子竟空空如也,只好用树枝棚架着,上边敷些草,装模作样地回到家,自然少不了挨大人一顿剋。

读书能陶冶情操,使人内心充盈,也让自己受益终生。20世纪80年代初,我响应号召参军。临行时除了一身崭新的军装和一个军用背包外,比别人多了一个袋子,里面装满了书。凭借自己良好的语文功底,我很快被选为新兵报道组组长。在新兵排三个月紧张的新训中,白天同战友们一起摸爬滚打,晚上熄灯后当战友们进入梦乡时,自己则钻到饭桌写宣传稿子,办黑板报。我办的黑板报图文并茂,成为连队官兵每天饭前围观的“早间新闻”,我也因此多次得到连队表扬,并通过层层选拔,顺利考入梦寐以求的军校。

在军校,我每隔一周都要凭学员证到图书馆借阅一本书,更多的是借

人物素描

## 书痴老留小记

□庄学

老留好读书,好藏书,他的房间中几个书柜里排列着书,四处有见空闲地儿也都堆满了书,床头无疑也有书。他自嘲道:“我是书蠹。”

方脸,平头,花白的胡茬子与花白的头发茬子支棱着,赛钢针。这是我老留的第一印象。行走的路上,时常看到他穿着宽松的T恤或者羽绒服,遮盖到了臀部以下,近了看,衣服上的麻油花点赫然在目。他还喜欢提个布兜子,去超市回来,里面是菜;不去超市的时候,里面大多是各种书。从他提的布兜里掏出来的书,对方接过去,油墨香散发开来,书内也是整整齐齐的,没有菜味。

老留喜欢帮人,尤其喜好给人捎书。他觉得帮人送书或捎书,是最难的事了。论坛文友圈里,每逢有新书出版,或者新书发行仪式,老留总是第一时间去购买、去讨要或者受赠,主动帮其他不能到场的文友带书。说实话,一兜子书,值不了几个码洋,却有斤秤分量。老留不管,掂着这些沉甸甸的书上公交、下公交,跑来跑去的,不亦乐乎。每逢

线下活动,除了组织者,他是最忙的,满场飞,直到布兜里的书送完为止,还与人探讨某部书的得与失。所以,许多写作者都知道老留的大名,知道老留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位作家,也曾出版过一本文集。在带给文友的书箱里,自然也有他自己出版的散文随笔集。

进入新的时代,老留感觉到了他以前的写作与现在写作的手法及市场热度有了很大的区别。于是老留也积极进入网站文学论坛,与更多的写作爱好者建立起一种朋友或忘年交的关系。

有一次在某书屋,正在浏览翻阅的我,听到疑是老留粗大的嗓门,在与收银台的女孩说着打折的事。循声望去,果然是他,依然是熟悉的宽大的体恤,依然带有厨房的印记,依然是熟悉的布袋子,依然装有沉甸甸的几本书。我们说起闲话,才知道他买的这些书,有的是送人的,是听到论坛上某作者叹息没有买到的一本书而恰好他在这里碰到了。至于钱不钱的——老留买书不说钱,而是说“米”;要书不要,而是“请”——文友喜欢,其他的都不是心里思虑的。

老留说,年纪大了,吃的,是家常食物;穿的,也不讲究了,只要舒适即可。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和西装革履名牌服饰,都是属于过去时了。老留只是喜欢书,喜欢购书,喜欢流连在书的方阵行列间,喜欢拿着书本的感觉。一个平凡的写作者,一个嗜书的书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有着雅趣的老兄。

老留已去,常忆至今。不过,我有着一丝丝的怅惘。老留留存的那一屋子书,后来命运怎样了?不得而知。期望有个极善的结果吧。

心灵深处

## 书海情深

□马宏章

一些过去无从接触的世界文学名著。《战争与和平》《百年孤独》《老人与海》《悲惨世界》等,常常使我沉浸在雨果、海明威等大师笔下那一个个人物命运的起伏之中,与主人公同悲喜……

军校毕业时,我以全优成绩留校,成为一名光荣的军校教官。学校偌大的图书馆,上百万册藏书浩若烟海,我在书海中贪婪地汲取着营养,废寝忘食,军事、哲学、经济、文学、艺术书籍,无不涉猎。这些无疑为我以后的工作和文学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多少年来,与书为伍,与书相伴,书成为我如影随形的“伴侣”。时至今日,隔三岔五我总要带几本书去转转,每次都少不了买几本自己喜欢的书。每次出差,我总会带两本书,坐飞机,乘高铁,空闲时,静心捧读,消磨时间,抑或充实自我,已成为一种习惯。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本好书能改变人的一生。春光美如斯,正是读书时。

